

走進一片自由的綠：在 Nantes，城市有自己的節奏

張佳雯

南特（Nantes）火車站外的霧氣尚未完全散去。八點多的空氣帶著一點濕涼，滿目的綠意幾乎沒有預告地闖進視野——植物園就緊貼著車站而生，沒有過渡，也沒有鋪陳，像是城市直接把自然推到了旅人面前。這裡沒有大城市主要車站慣有的人流與喧囂。沒有急著轉乘的腳步，也沒有被時間追趕的表情。來往的旅人自然地放慢了速度，走進這片鬱鬱蔥蔥的空間，也像是走進了一座被細緻安排過的城市。

法國作家 André Breton 曾形容南特是一座「讓人覺得隨時可能發生值得一切的事情的城市」。¹ 這句話後來被收錄於《Le goût de Nantes》，也成為當地經常被引用的城市描述。然而，真正走進南特之後，所感受到的「可能發生」，並非來自戲劇性的事件，而是一種被允許存在的節奏——空間不急著說明自己，人也不被要求立刻理解什麼。

植物園正是這種節奏的第一個場景。植物生長得繁盛，花開得毫無保留，大型的藝術地標被妥善安放在園區的各個角落，不刻意提醒，也不需要解說牌先行。走著走著，轉過一個彎，抬頭的瞬間，某件裝置便從樹枝縫隙間悄然現身，彷彿不是被安排好等待觀看，而是早已存在於城市的日常之中。

後來我才意識到，南特不是用地標迎接你，而是讓你在不知不覺中，開始參與它的節奏。

植物園：城市敘事的第一個場景

南特植物園並不只是附屬在火車站旁的一塊綠地，而更像是這座城市安排的第一個開場畫面。老師邊走邊介紹園內的植物與花卉配置，從不同氣候帶的植栽，到園區的歷史沿革，知識被穩定地鋪陳開來；然而真正吸引注意力的，卻不是這些被清楚說明的內容，而是那些散落在園區各處、尺度不一的設計物件。

湖面上，有人偶半身浸在水中，既不像雕塑那樣被仰望，也不像裝置藝術那樣被刻意圍觀；步道旁，巨大的椅子橫亙在草地邊緣，尺寸誇張，卻不顯突兀，反而自然地成為人們停下來的理由。有人坐著曬太陽，有人倚著聊天，也有人只是短暫放下包，坐下休息後再接著往目的地前進。這些物件並未以「作品」的姿態被標示或框定，而是安靜地存在於動線之中，若不特別留意，它們很可能只是行走時的背景，在視線裡短暫出現，又迅速被植物與光影覆蓋（圖一）。

植物生長得異常繁盛。花開得毫不節制，枝葉向外伸展，幾乎覆蓋了原本應該屬於視線的空間。在這樣的環境裡，設計並未試圖與自然競爭，反而退居為一種引導觀看的輔助角色

——它提醒人轉彎、停留、抬頭或低頭，卻不要求被深入解讀。人在園中行走，不需要先知道這座城市的文化政策，也不必理解藝術節或文化背景，而是被允許慢下來，坐一會兒，再繼續前行。

這種「不急著說明」的空間態度，使植物園成為一種溫和的過渡地帶。它不是景點清單上的第一站，而更像是一段讓人調整感知節奏的前奏，讓身體先進入城市，再讓理解慢慢跟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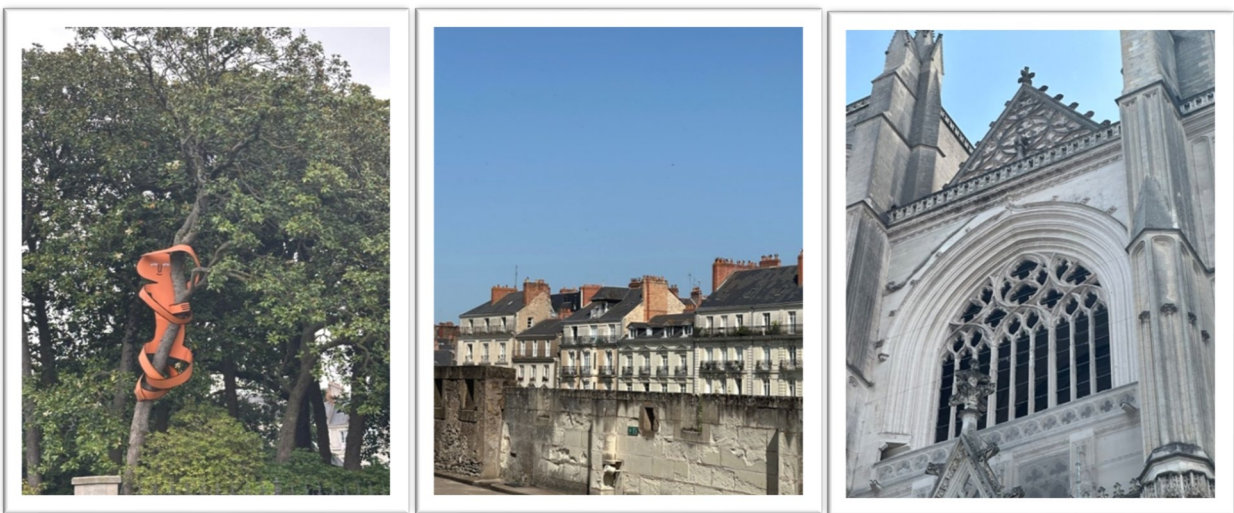
結束植物園行程、往車站方向走回時，視線掠過布列塔尼公爵城堡外圍的護城河草皮。那裡沒有任何標示或圍欄，只見幾位市民鋪著瑜珈墊，在晨光中做著伸展。古老的石牆在後方靜靜矗立，草地、身體與遺產之間沒有清楚的界線。這一幕極為日常，卻也格外具有象徵性——歷史並未被隔離在展示空間之中，而是被允許與生活並置，成為城市日常的一部分。

也正是在這樣的日常片段之中，我逐漸意識到，南特的設計並不是用來被辨識的，而是被用來「不被打斷」。它不急著告訴你這是一座文化城市，也不急著展示轉型成果，而是先讓人習慣於在城市裡停留、遊走、觀看。

布列塔尼公爵城堡：一座被安放的歷史節點

走進布列塔尼公爵城堡(Château des ducs de Bretagne)時，時間感開始產生一種微妙的位移。城堡本身保存完整，厚實的石牆、護城河與城門結構仍然清楚可辨，但在實際行走其中，很快便意識到，這裡並未試圖把人「帶回」某一個具體的歷史時刻。

沒有刻意營造中世紀的氛圍，也沒有要求觀者代入某個歷史角色。相反地，整個參訪經驗更像是在聽一段段被整理過的城市故事——城牆如何被設計用來防禦、港口如何逐



左起圖一：南特植物園內 Jean Jullien 創作的作品《L'Observateur》與植栽並置於行走動線之中；圖二：布列塔尼公爵城堡城牆視角，從歷史防禦工事眺望當代南特城市景觀；圖三：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外觀，白色石材與垂直線條構成清晰的城市尺度，火焰式哥德建築在街區中形成穩定的空間座標。

漸形成、權力如何在不同政權之間轉移。歷史在這裡不是被重演，而是被講述。

老師的說明不斷提醒我們，這座城堡的角色曾隨時代反覆轉換。它既是軍事防禦的核心，也是權力象徵，更在南特（Nantes）正式歸屬法國之後，又逐漸成為被保存、被觀看的歷史容器。這些敘事並未被包裝成英雄史或輝煌史，而是以一種相對平實的方式呈現，讓人理解城市如何在不同階段被重新定位。

站在城牆之上向外望去時，這種距離感變得更加明確。腳下是厚實而古老的石造結構，視線所及卻是當代南特的屋頂、街道與日常流動。（圖二）很清楚地意識到，這個視角本就不是為了今日的城市居民而存在，而是曾經屬於守城者、屬於警戒與防禦的視線。我們此刻所站的位置，並非歷史之中，而是在後代的位置上觀看歷史留下的痕跡。

這種「不被帶回去」的觀看方式，並不削弱城堡的意義，反而讓它在城市敘事中顯得格外穩定。城堡不需要透過情緒渲染來證明自身的重要性，而是被妥善安放為一個節點——一個讓人理解城市如何走到今日，卻不必停留其中的節點。

在南特，歷史並沒有被用來壓住當下，而是被整理成可以與現代並置的層次。城堡於是成為一種參照，使人意識到城市的變化速度，也理解為何後來的設計與文化介入，會選擇以如此耐心且溫和的方式展開。

離開城堡時，行走的方向並沒有明顯轉換。石牆退到視線後方，街道重新接手動線，城市的尺度慢慢拉近。就在這樣的過渡之中，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的立面逐漸出現在前方。它不像城堡那樣向內收束，而是以垂直的方式向上展開，高聳的尖塔與立面線條，清楚地標示出另一種在城市中存在的力量。

走近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（Cathédrale Saint-Pierre-et-Saint-Paul de Nantes）時，第一個感知到的不是宗教意義，而是高度。雙塔式的正立面以白色石材構成，在街道尺度中顯得格外清晰，垂直線條將視線自然地往上拉。立面與塔樓不追求裝飾的繁複，而是以比例與節奏建立存在感。站在教堂前，即便沒有特定信仰，身體也會不自覺地放慢腳步。細長的柱列撐起繁複的火焰式（Flamboyant）窗飾（圖三），線條向上延伸，讓視線在結構之間流動，而不是被牆面阻擋。高聳的立面、尖拱與強烈的垂直線條，使這座哥德式教堂在街區之中顯得格外清楚而堅定。它不需要被特別指引方向，人們自然會在遠處辨識出它的位置。這種可辨識性並非來自裝飾，而是源於結構本身所建立的空間秩序。在南特，這座教堂並未被過度包裝為觀光焦點。它沒有被推到城市敘事的最前端，也沒有被設定為必須停留的節點，而是穩定地佇立在城市肌理之中。

中午，我們在市區的 Au Vieux Quimper 停下來用餐。這是一家法式薄餅店，空間不大，正值午餐時間，店內的客人多半看起來是

附近工作的上班族或熟門熟路的常客，點餐的節奏很快，對菜單也不需要多做解釋。

午間套餐簡單而清楚：一份鹹可麗餅，一份甜可麗餅，再配上一杯飲料（圖四）。鹹可麗餅點了 *fromage jambon*，麵皮微脆，奶酪在熱度中緩慢融化，鹹香與火腿的氣味交疊；甜點則是 *chocolat maison*，可可醬溫潤濃厚，與薄餅本身的麥香相互平衡，構成一頓樸實而節奏恰好的午間停留。食物沒有被過度包裝，也不需要被特別介紹。用餐的時間不長，卻恰好接續在上午密集的行走與聆聽之後，提供了一段回到日常節奏的空檔。窗外是持續運作的日常，人們進出店家、穿越街口，城市以它自己的節奏前行，沒有因為遊客的到來而轉速或中斷。

南特島的機械大象

午後，我們轉向南特島（Île de Nantes）。從市中心搭車進入這片區域時，城市的尺度開始出現變化。街道變得開闊，建築之間的距離拉大，鋼構、混凝土與舊有工業結構逐漸成為視線中的主體。這裡曾是南特最重要的造船與工業區域，產業外移後留下大片空間，也留下了城市如何面對「結構過剩」的問題。Les Machines de l'île 便坐落於這樣的背景之中。舊船廠的廠房被保留下來，屋架高度、金屬構件與開放式平面沒有被刻意修飾，反而成為機械裝置運作的舞台。走進空間時，可以清楚

看見結構本身的重量，也能辨識出機械如何被安置其中。

我們第一次抵達時，機械大象尚未開始遊行。大象靜止地佇立在廠房內，周圍已聚集等候入場的人群。即便在靜止狀態下，它仍然保有一種壓倒性的存在感：龐大的體積、裸露的機械關節與金屬結構，使它更像是一件仍在運作中的工業裝置。在南特島，設計並沒有試圖抹平過去的生產痕跡。相反地，城市選擇讓創意直接進入工業留下的結構之中，讓想像建立在既有尺度與重量之上。這種處理方式，使南特島既不是博物館化的工業遺址，也不是全然脫離歷史的新區開發，而是一種仍在使用中的轉換狀態。

遊行開始時，並沒有刻意的開場宣告。大象從廠房中緩緩前行，象鼻擺動，偶爾向外噴出水霧（圖五）。水花落在地面與人群之間，



圖四：Au Vieux Quimper 的午間可麗餅，鹹甜各一，構成行程中的飲食片段。



圖五：機械大象沿南特（Nantes）島緩慢前行，成為被納入城市日常的一段可移動風景。

有乘客坐在象背的乘坐平台上，也有小孩靠近象鼻，等待下一次噴水的瞬間。這一切發生得很自然，像是一場早已被納入城市日常的活動，而非特別為遊客準備的表演。

不遠處，架高的旋轉木馬同樣運作著。木製結構、金屬支架與緩慢旋轉的節奏，使整個場域更像是一個正在使用中的公共空間，而不是被劃分為「觀賞區」與「表演區」的場景。人們停留、觀看、參與，也隨時可以離開。從南特島沿著河岸步行，空間再次發生轉換。盧瓦爾河在視線中展開，河面開闊，步道拉長，城市的聲音逐漸被水流與腳步聲取代。廢除奴隸紀念館並未以明顯的形式出現，而是藏身於港口堤岸的下方。需要順著坡道往下走，才會進入那條狹長而低矮的空間。

紀念館的動線貼近河岸展開，牆面上刻著從南特出發的奴隸船名與貿易紀錄。文字整齊排列，卻不以展覽的方式被呈現，而是伴隨行走逐一出現。人在這裡無法快速通過，只

能放慢腳步，隨著步道的長度調整自己的節奏。河水在一旁流動，城市仍在上方運作，這段歷史並未被隔離，而是被嵌入城市之中。

離開河岸後，我們回到市中心，行程在蓬美拉亞拱廊（Passage Pommeraye）附近收束。拱廊連接不同高度的街道，階梯、欄杆與玻璃天頂構成清楚而連續的空間層次。此時天色尚亮，陽光從天篷灑落，步行街逐漸恢復人流，商店的櫥窗亮起，城市回到熟悉的節奏。

與稍早經過的紀念館相比，這裡沒有任何需要被記住的標語，也沒有需要被停下來閱讀的文字。人們只是走著、看著、停下來買東西或短暫交談。歷史並未被消除，而是退到背景之中，成為城市能夠持續運作的底層條件。

蓬美拉亞拱廊本身是一種十九世紀的城市形式，但在南特（Nantes），它並未被凍結為觀光風景，而是持續承載著當代的消費、移動與日常。這種延續性，使城市的不同層次在此交會：拱廊的結構來自過去，行走其中的人卻完全屬於現在。

一座設計成「可以走完」的城市

回顧這一天在南特的行走路線，很難用單一主題概括它。植物園的綠意、城堡的歷史敘事、教堂的結構性存在、河岸下方的紀念性空間，以及午後回到步行街的人流與光線，這些場景彼此之間並不試圖互相解釋，也不急

於被統整為一個明確的論述。南特所做的，並不是要求行走者理解一套完整的城市理念，而是讓這些差異並置、共存，並且被順暢地串連起來。

正是在這種「不強迫被理解」的狀態中，設計開始發揮作用。它不再是物件或形式，而是一種對節奏、尺度與路徑的安排。城市被設計成可以被行走、被停留，也可以被暫時忽略的狀態。人不需要時時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一座被轉型過的城市，卻會在不知不覺中，走進它精心安排過的敘事之中。

這樣的城市策略，與南特長期推動的 *Voyage à Nantes* 計畫形成了清楚的呼應。這並不是一條單向度的觀光路線，而是一種將藝術、設計、歷史場域與日常生活編織在城市肌理中的方法。城市不再只透過博物館或地標被觀看，而是透過行走本身，被逐步理解。每一次轉彎、每一次停下來，都是敘事的一部分。

重要的是，南特並未試圖抹平自身的歷史重量。無論是與奴隸貿易相關的記憶，或是曾經作為工業港口的城市身分，都沒有被簡化為背景。相反地，這些歷史被妥善地放置在城市之中，既不被遮蔽，也不被過度消費。它們與當代的生活並列存在，讓人自行調整觀看的距離。

或許正因如此，南特給人的印象，並不是一座急於證明自己成功轉型的城市，而是一座已經知道如何與自身過去共處的城市。設計在此並非為了解決問題，也不是為了製造亮點，而是作為一種包裝與組織的方式，讓城市得以持續被使用、被感受，並被反覆走過。

它選擇用行走邀請人進入，用設計陪伴日常，而理解，則留給那些願意慢下來的人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）

註釋

1. 法國作家 André Breton 曾形容南特（Nantes）：“peut-être avec Paris la seule ville de France où j’ai l’impression que peut m’arriver quelque chose qui en vaut la peine ... où un esprit d’aventure au-delà de toutes les aventures habite encore certains êtres.”這句出自他在 *Nadja* 《娜嘉》相關的段落，後來常被單獨引用 “Nantes, la ville où j’ai l’impression que peut m’arriver quelque chose qui en vaut la peine.” 作為城市宣傳與文學引用。